

漢

書

二八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上

班固

漢書九十四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

注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

師古曰以殷時始奔北邊

唐虞

以上有山戎獫狁薰粥

師古曰皆匈奴別號獫狁音險粥音弋六反

居于北邊

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

則橐佗驢羸馱騊駼奚

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羸驢種而馬生也馱

騊佞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驢騊駼馬類也生北海驢奚馱騊類也佗音徒何反馱音決騊音提騊音桃騊音塗驢音顛

逐水草

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

師古曰分音扶

問反其下亦同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

鼠

師古曰言其幼小則能射

少長則射狐菟

師古曰少長言漸大

肉食

師古曰言無米粟唯

飡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

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師古曰人皆習之其天性

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師古曰鋌鐵把小矛也音蟬利則進

不利則退不著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

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

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

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衰

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變化也謂行化於其俗邑

于豳師古曰即今之豳州是其地也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

父師古曰自公劉至亶父承九君也父讀曰甫亶父亡走于岐下師古曰岐山之下豳人

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

師古曰始作周國也

其後百有餘歲周

西伯昌伐畎夷

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畎音工犬反畎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浪又作組二字並

工本反昆緄畎聲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

幽吾幽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爲犬戎許氏說文解

字曰赤狄本犬種也故字從犬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維邑復居

于豐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

師古曰此洛即漆沮水也本出上郡雕陰秦冒山而東南

入于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

而周穆王伐畎戎

師古曰穆王成王孫康王子也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

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

師古曰即尚書呂刑

篇是也辟法也音關

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

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

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師古曰小雅采薇之詩也孔甚

也棘急也言征役踰時靡有室家夫婦之道者以有玁狁之難故也豈不日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

至懿王曾孫

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

玁狁至于太原

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

出車彭彭城彼朔

方

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盛也朔方北方也言玁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以守

是時四夷賓服

稱爲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

隙

師古曰幽王宣王之子

申侯怒而與畎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

之下

師古曰麗讀曰驪

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

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鎬而東徙

于雒邑

師古曰平王幽王之子

當時秦襄公伐戎至郊

師古曰郊古岐字

始

列爲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

釐公與戰于齊郊

師古曰釐公讀自僖

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

燕燕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戎走後二十餘

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

師古曰襄王惠王之子

襄王出奔

于鄭之汜邑

蘇林曰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師古曰以襄王嘗處之因號襄城

初襄王欲伐

鄭故取翟女爲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

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

與翟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翟戎翟以故得入破逐

襄王而立子帶爲王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

師古曰今伊闕

南陸渾山川是其地

東至于衛侵盜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

廼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脩霸業廼興師

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維音維邑當是時秦晉爲

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圜洛之間音圜三倉

作圖地理志圜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圜水即今銀州銀水是也書本作圖晉說是也後轉寫者誤爲圜耳洛水亦謂潞沮

號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翟潞氏卻缺獲白狄子者而秦穆公得

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以西有縣諸畎戎狄

獫之戎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緄諸道及獫道是也獫音桓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

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師古曰此漆水在新平荔音隸氏音支朐音許于反而晉北

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曰烏桓之先也後爲鮮卑各

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

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

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

并代以臨胡貉

師古曰貉音莫伯反

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

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

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

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

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

與宣太后亂有二子

師古曰即昭王母也

宣太后詐而殺義渠

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

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

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

師古曰並音步浪反高闕解在衛青霍去病傳

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

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

胡卻千餘里

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

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

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

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

遼東所治也

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

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

如淳曰燕趙秦

其後趙

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

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

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

師古曰適讀曰

適有罪適合徙
式者令徙居之

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

谿谷可繕者繕之

師古曰
繕補也

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

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師古曰北
假地名

當是時東胡強而月

氏盛

師古曰
氏音支

匈奴單于曰頭曼

師古曰曼
音莫安反

頭曼不勝秦

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擾亂諸秦

所徙適邊者皆復去

師古曰
適音適

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

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

有愛閼氏生少子

師古曰閼氏匈奴皇后号
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

頭曼欲廢冒

頓而立少子迺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

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

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迺作鳴鏑應劭曰鏑箭也師古

曰鏑音嫡鏑音呼交反習勒其騎射師古曰勒其所部騎皆習射也令曰鳴鏑所射

而不悉射者斬行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

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馬左右或莫敢射冒頓

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

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

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

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

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

於是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強聞冒

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匈奴中閒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

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上

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舍也甌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

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

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

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

師古曰二王之居在河南

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

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

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

遂侵燕代

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

師古曰罷讀曰疲

以

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師古曰控引也控引言能引弓者

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

尚矣

師古曰尚久遠

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

最强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其世姓

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

師古曰攣音力全反鞮音丁奚反

其

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

蘇林曰撐音掌距之掌師古曰音丈庚反

匈奴謂

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

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

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

反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

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

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

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

氏

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

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

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

師古曰直當也其下亦同也

接

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而

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

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

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

師古曰裨音頻

移反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

歲正月

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

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

服虔曰蹕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皆

會祭處也師古曰蹕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堅柳枝衆騎馳遠三周廼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

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

服虔曰刃刻其面也如傳曰軋搗杖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軋謂輾轉其骨節若今之厭蹠者也軋音於黠反輾音女展反大者死

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

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師古曰左者以

左爲尊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

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師古曰或數十人或百人

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

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

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趨利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善爲誘兵

以包敵師古曰包裹取之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

雲散矣戰而扶輦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

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犂之國

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昆反窳音弋主反犂音犁

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爲賢是時漢初

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

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

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

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

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

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

七日

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

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

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駝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

師古曰駝青馬驪深黑騂赤馬也駝音毛騂先營反

高帝迺使使問厚遺閼氏

師古曰求間隙

而私遺之閼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

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

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

閼氏之言迺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

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

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滿引弓弩注矢外捍從解圍之隅直角以

出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

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

黃等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

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

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

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

將數率衆往降

師古曰即謂韓信陳豨之屬耳

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

地於是高祖患之迺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

于闐氏

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

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

有數約爲兄弟以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綰

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

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

師古曰寢寢漸也

迺爲書使使

遺高后曰孤債之君

如淳曰債什也猶言不能自立也師古曰債音方閭反

生於沮

澤之中

師古曰沮反澤之地音子

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

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

虞

師古曰虞與娛同

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

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

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間季布布曰噲可斬

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

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

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穀弩

師古曰穀張也音工豆反

今

歌鎗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

師古曰鎗古吟字痍創也甫始也痍音夷

而噲

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

師古曰謾欺誑

也音慢又音莫連反

且夷狄辭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

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

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

師古曰圖謀也

年

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

汗

師古曰過誤也

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

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

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

復脩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

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無侵害

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

居河南地非常故

師古曰言異於常非舊事

往來入塞捕殺吏卒

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

師古曰毆與驅同保塞蠻夷謂來

屬漢而居邊塞自保守

陵轢邊吏入盜其鰲無道

師古曰轢音來各反鰲與傲同

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詎高奴

師古曰上郡之縣也

遣丞相

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

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

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

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

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遺書意相副而共

結驩

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

師古曰不聽告單于也

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

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

不至

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漢

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

師古曰少吏猶言小

吏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

吏卒良馬力强以滅夷月氏

師古曰夷平也

盡斬殺降下定

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

師古曰皆入匈奴國也揭音丘列反

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以定願

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以安邊民

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

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辜淺奉書請

師古

曰孝音火姑反

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師古曰騎馬堪爲騎也駕可駕車也二駟八匹皇

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

師古曰舍居止也

使

者至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

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

書至

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

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其

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虜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

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

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

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

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

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

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言天子

自所服也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爲表綺爲裏也袷音工洽反比疎師古曰辨髮之飭也以金爲之比音頻麻反疎

字或作余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張晏曰鮮卑郭洛帶瑞獸名也

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揔一物也語有輕重耳繡十匹錦二十匹赤

綈綠繒各四十匹師古曰繒者帛之惣稱綈厚繒也音徒奚反使中大夫意謁

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師古曰稽音雞粥音

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

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師古曰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使官者燕

人中行說傳翁主

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
行音胡耶反說讀曰悅

說不欲行漢強

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

師古曰言我必於漢生患

中行說旣

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

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

之者以衣食異無卽於漢

師古曰中音牛向反

今單于變俗好

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

師古曰言漢費物十

分之二則盡得匈奴之衆也

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

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

師古曰視讀曰示下皆類此

得漢食物皆去

之

師古曰去棄也音丘呂反

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

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用反字本

作鍾其音則同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䟽記以計識其人衆畜

牧

師古曰說者舉中行說之名也
疏分條之也識亦記音式志反

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

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

云云中行說今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

長大倨鰲其辭

師古曰倨慢也鰲與傲同

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

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

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

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膾

送飲食行者乎

師古曰而飲也飲音於
禁反食音似其下亦同

漢使曰然說曰

匈奴明以攻戰爲事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

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

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卧

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

廬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節

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

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

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

師古曰徑直也簡率

也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

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

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

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

師古曰言忠信衰薄強爲禮義故其末流怨恨彌起棟宇之作土木竟勝勞役既重所以力屈屈盡也音其勿反

夫力耕桑

以求衣食

師古曰力謂竭力也

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

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

師古曰罷讀曰疲

嗟土室之人顧無

喋喋佔佔冠固何當

師古曰嗟者歎也之言也喋喋利口也佔佔衣裳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爲喋喋

佔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喋音喋佔音昌占反

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

行說輒曰漢使母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蘖

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

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滿其數也中音竹仲反

何以

言爲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

孰以騎馳蹂迺稼穡也

師古曰苦猶鹿驪也蹂踐也迺汝也蹂音人九反

日夜教單

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

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

至彭陽

服虔曰安定縣也師古曰即今彭原縣是

使騎兵入燒回中宮

師古曰回中地

在安定其

中有宮也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

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

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遼爲

北地將軍

師古曰遼古速字

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

師古曰慮音廬

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將軍

師古曰文紀言

建威侯此言成侯紀傳不同當有誤

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

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

殺略人民甚衆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

之迺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

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彫渠難郎中韓遼遺

朕馬二匹已至敬受

師古曰當戶且渠者一人爲二官彫渠難者其姓名

先帝制長

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

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

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漂惡民貪降其趨

晉灼曰漂音漂水之漂邪

惡不正之民師古曰漂音先列反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

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趨讀曰趣

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

主驩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宜歿兵休卒養馬

師古曰寢息也

世世昌樂翕

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

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

俱由此道

師古曰由山從也用也

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

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

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秣藁金帛綿絮它

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

師古曰和樂貌

獨朕與單

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

不足以離昆弟之驩

師古曰細故小事也

朕聞天不頗覆地不

偏載

師古曰頗亦偏也音普何反

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

師古曰捐棄也

墮壞前惡以圖長久

師古曰墮毀也圖謀也墮音火規反

使兩國之

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

喙息蠕動之類

師古曰：跛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蠕，蠕動貌。跛，音岐。喙，音許穢。反，蠕，人充。

反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

去前事

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

朕釋逃虜民

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令不追。

單于

母言章尼等

師古曰：背單于降漢者。

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

不食言

師古曰：凡云食言者，終爲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

單于留志天下大安

師古

曰：留志謂計念和親。

和親之後漢過不先

師古曰：言更不負約。

單于其察之

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于

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

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

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其衆於是漢使三將軍軍

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

師古曰險阨之要在代郡之南南衝燕趙之中緣

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

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燹火

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

師古曰遠離也

晉于

萬反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迺

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

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

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
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
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

人聶翁壹

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

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

孟康

曰私出塞交易

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

邑財物迺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
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護四將軍

以伏單于

師古曰伏兵而待單于也

單于旣入漢塞未至馬邑百

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

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

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尉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徼塞也行音

下孟反

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迺下

師古曰尉史在亭樓上虜欲以矛戟

刺之懼迺自下以謀告

是吾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

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

于入馬邑而縱兵

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

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

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聞單于還兵

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

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要者

往往入盜於

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者師古曰者讀曰

者皆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

師古曰以關市中其意中音竹仲反

自馬邑

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

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

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李

廣出鴈門爲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

師古曰
於道上

還漢囚敖廣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

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

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

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

師古曰即
韓安國也

安

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匈奴遁去又入

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

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

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

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僻

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

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爲單于攻

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爲

陟安侯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旣立其夏匈奴數萬

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

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龔

略千餘人秋

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

前漢傳卷之十四
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
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
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
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
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
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
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
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
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
數百里師古曰仍頻也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

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

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

王降漢漢封爲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

獨遇單于兵故盡沒

晉灼曰介音夏師古曰介特也李雖并軍至遇單于時特也介讀如李字

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

師古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

用其姊妻之

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

師古曰直度曰絕

以誘罷漢兵

徼極而取之

師古曰罷讀曰疲徼要也誘令疲要其困極然後取之徼音工堯反

母近塞

師古曰不近塞

居所以疲勞漢兵也

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

百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

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

祭天金人

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

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

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合騎侯後票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

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

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

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

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

師古曰新秦解

在食貨志

西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

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以爲翕

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栗馬

師古曰以栗秣馬也

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師古曰私負衣裝者

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

糧重不與焉

師古曰負戴糧食者重音直用反與讀曰豫

令大

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

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

師古曰約謂爲其要

單于聞之

遠其輜重

師古曰徙其輜重去遠去

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

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

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

師古曰與猶如也度音徒各反

遂獨與壯騎數

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

虜凡萬九千級

師古曰且行且捕斬之

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

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師古曰寘音徒千反

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

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右谷蠡王

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寘單于復得其衆右

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

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

遁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

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

至今居

師古曰今音零下亦類此

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

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師古曰其地相接不絕

初漢兩將大出圍

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

師古曰物故謂

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

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

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

曰匈奴新困宜使爲外臣朝請於邊

師古曰請音材性反

漢使

敞使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
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
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
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
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
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
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大僕公孫
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曰苴音子
餘反武紀苴字作沮其音同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
至匈奴河水臣瓚曰水名也去令居千里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

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

師古曰見示也

而使郭吉風告單于

師古曰風讀曰諷

旣至匈奴匈奴

主客問所使者

師古曰主客主換諸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

郭吉卑體好言曰吾

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

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

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何但遠走

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

師古曰但空也

語卒單于

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

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

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闕匈奴

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

日以墨黥面也

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

愛之陽許曰吾爲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

師古曰言爲王烏故遣太子入質

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

貉朝鮮以爲郡

師古曰濊與穢同亦或作葢

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

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

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

塞

服虔曰眩雷地在烏孫北也眩音州縣之縣

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翁

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

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也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強音其兩反

單于不親

欲召入不肯去節廼坐宮廬外見楊信楊信說單

于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

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

師古曰品謂等差也

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

師古曰反違也

令

吾太子爲質無幾矣

師古曰言遣太子爲質則匈奴國中其餘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豈反

匈

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爲欲說折其辭

辯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

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廼止楊

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譙以甘言

師古

曰譙古詭字

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

師古曰給詐也

見

天子面相結爲兄弟王烏歸報漢爲單于築邸于

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

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

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

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迺留路充國不歸諸所

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入漢遣太子

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迺拜郭昌

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師古曰浞野侯趙破

奴也浞音仕角反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

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

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灤泉燉煌兒單于立漢
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
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
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
輒留之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
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杆音于其冬匈奴大雨雪師古曰雨音于

具反畜多飢寒死而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多不安

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師古曰私來報曰我欲殺

單于降漢漢遠漢即來兵近我我即發師古曰來兵言以兵來也

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

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

師古

曰以迎左大都尉

期至浚稽山而還

師古曰浚音後稽音雞在武威北

浞野侯既

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軍遂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于少匈奴迺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爲單于

師古曰是句音鉤

歲大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

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

師古曰盧胸山名也胸音劬

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

旁

師古曰說讀曰悅伉音抗即衛青子

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

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

敗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

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

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

救者擊匈奴而自救漢人

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

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句黎湖單

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爲單于

師古

曰且子余反
觀音丁奚反

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

胡迺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曰遺留也高后時

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

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昔爲紀侯所譖而弑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

是歲大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

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迺自謂我

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

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

胡狼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

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

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

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

脫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漢兵物故什六七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

漢又使因杆

將軍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

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

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迺貴

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

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

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

師古曰即上韓說也

因

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

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

而單

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爲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爲左賢王次爲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爲有病更立左大將爲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狐

鹿姑單于立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

先賢揮不得代

師古曰揮音經

更以爲日逐王日逐王者賤

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

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

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

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

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邳居水

師古曰邸至也

音丁禮反邳音之曰反

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

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

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似

嗟反

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

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衆至

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

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

兵強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

重合侯迺遣闐陵侯將兵別圍車師

師古曰闐讀與開同

盡得

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

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

度服

曰夫羊地名也師古曰句山西山也句音鉤

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

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

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匈奴奔走莫敢距

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

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

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如淳曰以就誅後雖復欲降匈奴

奴不可得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

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一

日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

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眊都尉

輝渠侯謀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多子雷後以屬國都尉擊匈奴封輝渠輝渠魯陽縣也師古曰眊音息

隨反燿音輝僕
多者字當爲朋

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

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

然山

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音一千反

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

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其衆夜斬漢軍前深數尺

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

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

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

也不爲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閭大關取漢女爲

妻

師古曰閭讀與開同

歲給遺我蘖酒萬石糴米五千斛師古

曰以蘖爲酒味尤甜糴米糴粟米也

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

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
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
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
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
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
單于留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
害其寵會母閼氏病師古曰單于之母也律飭胡巫師古曰飭與敕同言
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師古曰祠社
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
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

穀稼不孰

師古曰北方早寒雖不宜禾稷匈奴中亦種黍稷

單于恐爲貳師立祠

室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

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

年匈奴孕重憤殯極苦之

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憤落也殯敗也音讀罷讀曰疲極

困也苦之心厭苦也

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

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爲左大都尉賢

國人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謂悉皆附之

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

左大都尉也迺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

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

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

顓渠閼氏謀匿單于死詐橋單于令

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

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公蠡王爲壺衍鞬單于是

咸始元二年也壺衍鞬單于旣立風謂漢使者言

欲和親

師古曰風讀曰諷謂不正言也

左賢王右公蠡王以不得立怨

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

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

問右公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

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有會龍城

師古曰各自居其本處不復會

龍城祭

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

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爲

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

師古曰秦時有

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

漢兵至無柰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

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

師古曰遺音弋季反

衛

律於是止迺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

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爲匈奴所遮忠

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

通善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

部二萬騎爲四隊

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

並入邊爲寇漢兵追

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

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爲道擊之

師古曰道讀曰導

即西北

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

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

師古曰於余吾水上

作橋以備奔走

師古曰擬有迫急北走避漢從此橋度也

是時衛律已死衛律

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

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

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

師古曰風讀曰諷

然

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

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汙王窺邊

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與可復得其地時

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

王犁汗王四千

騎

師古曰無幾謂不多時也幾音居豈反

分三隊入日勒屋

蘭番和

師古曰皆張掖縣也番音盤

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

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

犁汗王

師古曰千長者千人之長

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

爲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後匈奴

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

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

師古曰旁音步浪反

行政塞外亭

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逢火候望精明匈奴

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

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

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

師古曰邀迎而擊之邀音古堯反

以問

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間數犯塞

師古曰間即中

間也猶言比日也

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

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

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

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

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

桓

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邀匈奴不及

烏桓時新中匈奴兵

師古曰爲匈奴所中

傷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

級獲三王首還封爲平陵侯匈奴繇是恐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
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
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爲匈奴
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
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
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
軍

師古曰伉音古浪反

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

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
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
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

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

昆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

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

歐畜產遠遁逃

師古曰犇古奔字歐與驅同

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

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

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

里至烏貊

師古曰烏貊地名也音云

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

師古曰候山

名也於此山斬捕得人

鹵馬牛羊二千餘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

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
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
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
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
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
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
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連不
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
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
羊七萬餘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

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

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

讀與住同又音豆

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校尉

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

師古曰行音胡浪反

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

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爲長

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

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

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

怨烏孫其

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

大雨雪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

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

師古曰令音零

烏桓入其

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

羊其衆又重以餓死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人民死者什三畜產

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

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

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者報其直茲欲鄉和親

師古曰茲益也鄉讀曰嚮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于立十七年

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

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以右大將女爲大閼氏而黜

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

望是時匈奴不能爲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

姓

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

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

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

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迺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

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

師古曰訾音子移反旁音步浪反

行未到會

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爲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

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

師古曰治衆者軍監之名

將五千騎分三隊

師古曰隊音徒內反

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

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

是歲也匈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

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噤居左地者

孟康

日嚼音辱匈奴種也
師古曰嚼音奴獨反

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

與甌脫戰所戰殺傷甚衆遂南降漢其明年西域城

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

師古曰城郭謂諸國爲城居者

得其王及人衆

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

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

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

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

後二歲匈奴遣左右奧韃各六千騎

師古曰奧音郁韃音居言反

與

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

比三歲入盜匈奴

師古曰比頻也

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

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

餘萬騎旁塞獵

師古曰旁音步浪反

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

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爲言兵鹿奚盧侯而遣

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

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迺使題

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

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

黜顓渠闕氏顓渠闕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

會龍城而去顓渠闕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

數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

師古

曰郝音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

賢王屠耆堂爲握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

代父爲右賢王

師古曰胸音勑

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鞬

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

師古

曰酋音材由反

單于初立凶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

未央等而任用顓渠閼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

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

于子稽侯獬旣不得立

師古曰獬音先安反又所茲反

亡歸妻父烏禪

幕

師古曰禪音蟬

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

率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

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

師古曰長衆爲之長帥

日逐王

先賢揮其父左賢王當爲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

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爲單

于日逐王素與握衍朐鞬單于有隙即率其衆數

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

兄薄胥堂爲日逐王

師古曰胥音先余反

明年單于又殺先賢

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鞬王死

單于自立其小子爲奧鞬王留庭奧鞬貴人共立

故奧鞬王子爲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

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

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
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
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
貴人共立稽侯獬爲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
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且音子余反未
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
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其下亦同右賢王
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
我師古曰言於汝所居處自死握衍胸鞬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
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

咸神爵四年也握衍胸鞬單于立三年而敗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上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班固

漢書九十四下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
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使人告右
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
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
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
其長子都塗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姑耆樓頭爲
右谷蠡王

師古曰胥音莫構反

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

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鞬王爲烏藉都尉

師古曰揮音纒

奧音郁韃
音居言反

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

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

謀師古曰揭音丘例
反唯音弋癸反

共讒

右賢王言欲自立爲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
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
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韃王聞之即自立
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
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
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
爲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
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

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

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西南

留闐敦地

師古曰闐音踰敦音頓又音對

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

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

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

里未至噤姑地

師古曰噤音乃穀反

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

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

子右谷蠡王姑瞞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

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

累烏厲溫敦

師古曰呼遼累者其官號也遼古速字也累音力追反

皆見匈奴亂率

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溫
敦爲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爲單于
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
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
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閼振單于在西
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
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閼振單于
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
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
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

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

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

服役

師古曰以服役於人爲下

以馬上戰鬪爲國故有威名於百

蠻戰死壯士所有也

師古曰言人皆有此事耳

今兄弟爭國不在

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

師古曰爲諸國之長

帥也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

事於漢卑辱先單于

師古曰言忝辱之更令卑下也

爲諸國所笑雖如

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

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

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爲城郭而

居也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

師古曰且音子

餘反復音
狀目反

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今事

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

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

婁渠堂入侍

師古曰婁音力于反

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

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明年呼韓邪單于款

五原塞

師古曰款叩也

願朝三年正月

師古曰會正旦之朝賀也

漢遣車騎

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師古

曰所過之郡每爲發兵陳列於道以爲寵衛也

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

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賛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

帶衣裳黃金璽綬

師古曰璽古戾字戾草名也

玉具

劍

孟康曰標首鐔衛盡用玉爲之也師古曰鐔劍口旁橫出者也衛劍鼻也鐔音倮衛字本作鼻其音同耳

佩刀弓一張

矢四發

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爲一發也師古曰發猶今言箭一放兩放也今則以一矢爲一

也柴戟十

師古曰柴戟有衣之戟也柴音啓

安車一乘鞞勒一具

師古曰勒馬轡

也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

襲

師古曰一稱爲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

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

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

師古曰道讀曰導長平涇水上坂也

解在宜紀

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

師古曰不令拜也

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

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來道陳上登渭橋

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

留居光祿塞下

師古曰徐自爲所築者也

有急保漢受降城

師古曰保守也

於此自守

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

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

方雞鹿塞

師古曰在朔方寧彈縣西北

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

又轉邊穀米糒

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

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

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

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

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

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

始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

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

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

爲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

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

自度力不能定匈奴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乃益西近烏孫欲與

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爲

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師古曰稱漢朝之意也稱音尺孕反乃

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

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

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即擊故云逢擊因北擊烏揭師古曰揭音丘例反烏揭降發其兵

西破堅昆北降丁令

師古曰
今音零

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

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

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

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

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

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

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

師古曰於甌脫
得聲問云殺之

呼

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

師古曰簿責以文簿
二責之也簿音步戶

反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

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

師古

曰疑者疑
漢欲討代

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

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

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北歸舊處

恐北去後難約束

師古曰不可更共爲

言要昌猛即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

一家世世母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

償其物

師古曰漢人爲盜於匈奴匈奴人爲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賞

有寇發兵相助漢與

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

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

師古曰諾水即

今突厥地
諾眞水也

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

應劭曰徑路匈奴

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飯匕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中撓攪飲之師古曰契刻撓攪也音呼高反

以老上單于所

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

卿議者以爲單于保塞爲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爲

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

于得以惡言上告于天著國家傷威重師古曰蕃辱也不可

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

不道師古曰無狀蓋無善狀上薄其過師古曰以其罪過爲輕薄有詔昌猛以贖

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

國中遂定郅支旣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

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

與諸翁侯計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

支單于困阬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

立之

師古曰言與郅支并力共滅烏孫以其地立郅支令居之也

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

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

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

橐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寒道死

師古

曰中寒傷於寒也道死死於道上也

餘財三千人到康居

師古曰財與纔同

其後都

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

師古曰即就也

語在延壽湯傳郅支旣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

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

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

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

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

自親

師古曰言欲取漢女而身爲漢家壻

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

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敷

煌

師古曰保守也自請保守之今無寇盜

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

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

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

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

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

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

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

北

師古曰斥開也攘卻也音人羊反

建塞徼起亭隧

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隧音遂

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甚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天之覆也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

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

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

師古曰必極也極保之也

自中

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師古

曰覬音異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

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羗

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

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

分爭之漸五也

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相欺侮也易音弋惑反

往者從軍多沒

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

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

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

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

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

谷水門

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僵音薑

稍稍平之卒徒築治

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

以壹切省縣戍

師古曰一切謂權時也解在平紀縣讀曰佹

十年之外百歲之

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

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

師古曰卒讀皆曰猝

如罷戍卒省候

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

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

請求

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

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

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

于

師古曰將軍許嘉也諭謂曉告

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

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

師古曰鄉讀曰嚮

所以爲民計

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

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茲邪放

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

意

師古曰言已曉知其意也

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

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

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些爲呼韓邪

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

常鞅鞅

師古曰伐謂矜其功力

呼韓邪疑之左伊秩訾懼誅將

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

佩其王印綬

師古曰雖於漢爲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

及竟寧中呼韓邪

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爲我計甚厚令匈奴

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

不復顧留

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住匈奴中

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

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

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旣已降漢又

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

命

師古曰言爲單于充使留侍於漢不能遇匈奴

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

號寧胡閼氏

師古曰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

生一男伊魯智牙師爲右

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

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

生二子長曰且莫車

師古曰且音子餘反

次曰囊知牙斯少女

爲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

師古

曰且音子餘反胥音先於反

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

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

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渠閼氏

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

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

師古曰創初亮反艾讀曰久

且莫車

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

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

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且

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

師古曰舍謂棄置也

單于卒從額渠閼氏計立雕陶莫臯約令

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爲復株絛若鞮

單于

師古曰復音服絛音力追反

復株絛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

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以且麋胥爲左賢王且莫

車爲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爲右賢王復株絛單于

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爲須卜居次

李奇曰居次者女之

號若漢言公主也文穎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

小女爲當于居次

文穎曰當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

當于皆其夫家氏族

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

奉獻朝正月

師古曰演音衍

旣罷遣使者送至蒲反

師古曰河東之縣也

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

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

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

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

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

時今旣享單于聘貢之質

師古曰享當也質誠也

而更受其逋

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

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

未知利害

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

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

凶受之虧德沮善

師古曰沮壞也音替汝反

令單于自䟽不親邊

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

師古曰間音居莧反

受之適合

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

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

此誠邊竟安

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

師古曰竟讀曰境

不可不詳也不如

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師古曰諛詐辭也音許遠反

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

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

故不肯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

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疋絮二萬斤它

如竟寧時復株索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

靡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左祝

都韓王昫留斯侯入侍師古曰昫音許于反以且莫車為左賢

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朝二年發行師古

曰欲會二年歲首之朝禮故豫發其國而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

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揮王烏夷

當入侍師古曰涂音徒揮音纏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車牙單于

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

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二閼氏子樂為左賢

王以第五關氏子與爲右賢王

師古曰此二人皆烏珠留之弟也第二關氏即上所

謂大關氏也第五關氏亦呼韓邪單于之關氏

遣子右股奴王烏鞬牙斯入侍漢

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

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

斗入漢地直張掖郡

師古曰斗絕也直當也

生奇材木箭竿就羽

師古曰就大鵬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爲箭竿音工旱反

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

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爲上言其利上直

欲從單于求之

師古曰直猶正爾

爲有不得傷命損威

師古曰詔命不

行故云傷命也

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

師古

曰自以藩意說單于而求之

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

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

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關之

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師古曰復亦報其報

必大師古曰漢得此地必厚報賞單于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

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爲單于畫善計耳

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

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師古曰偶音五口反

駱音塗次下亦同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出草木

鳥獸爲用者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

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偶

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宮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

師古曰謂諸小王為諸侯者效中國之言耳仰音牛向反

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

為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

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

師古曰更經也音功衡反

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

侍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駱仇揮王稽留昆入侍

師古曰揮音纏稽音雞

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康子卑援窺

曰援音爰窺音竹二反

翁侯人眾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

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泠

師古曰泠音零

將五千騎

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去

師古曰毆與驅同

卑

援靈恐遣子趨還爲質匈奴

師古曰

單于受以狀聞

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

單于告令還歸卑援靈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

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

從上游來厭人

服虔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愬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音

一涉反

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

師古曰大故謂國之

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

師古曰府

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音它莽反又音奴

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

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

之勝貴於未戰

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戰鬪而後獲勝則不足貴

二者皆微

師古曰微謂精

也妙

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

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

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

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

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

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

之臣甚衆

鄧展曰石大也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音護

卒其所以脫者卅

莫得而言也

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

又高皇后嘗忿

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

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師古

曰以權道爲書順辭以答之

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

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

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

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

徼於便陁

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陁古地字

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

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

之計規恢萬載之策

師古曰恢大也

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

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

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

於是浮西

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

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

師古曰積土爲封而又禪祭也

虜名王

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

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

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

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

以爲不壹勞者

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

師古曰佚與逸同

是以忍百萬之

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

悔也

師古曰喙口也摧百萬之師於獸口也廬山匈奴中山也喙音許職反

至本始之初匈奴

有桀心

師古曰桀堅也言其起立不順

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

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

其西皆至質而還

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

時鮮有所獲

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

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

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

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

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師古

曰伏音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師古曰顯與專同專自此

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師古曰強何者外國

天性忿鷙師古曰鷙恨也音竹二反形容魁健師古曰魁大也負力怙氣師古

曰負恃也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師古曰隸謂附屬也惡謂威也其彊難誅其

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

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

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

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種也在益州見昭紀也藉

蕩姐之場劉德曰羌屬也師古曰藉猶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

旗師古曰艾讀曰刈刈絕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

曰離歷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犁其庭掃其閭師古曰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

徹席卷後無餘萬師古曰菑古災字也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

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師古曰茲益也未

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

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

費不得已者也師古曰已止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

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欸而隙之使

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

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

歸怨於

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

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

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

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

安所震

師古曰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折衝

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

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

師古曰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

猶不若

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

師古曰圖謀也

置城郭

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

師古曰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

豈

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

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

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大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

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

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

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

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

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

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

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

朝上以大歲厭勝所在

師古曰厭音一涉反

舍之上林苑蒲陶

宮

師古曰
舍止宿

告之以加敬於單于

師古曰云以敬於
單于故令止上林

單于知

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

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

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曰盧水道里回遠

師古曰回
音胡內反

況等乏食單于迺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初

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

右大且方與婦入侍

師古曰且
音子間反

還歸復遣且方同母

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

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

異於前

師古曰說讀曰悅以
此事取悅於太后

迺風單于

師古曰風
讀曰諷

令遣王

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

師古曰云者其女名

太后所以賞賜

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

師古曰句音鉤

去胡來王唐

堯

師古曰爲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爲王號

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

亡降匈奴語在西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

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

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歆使匈奴

師古曰歆音翕

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

師古曰旣屬漢家不得復臣匈奴

今遣之

師古曰今即遣還

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爲作

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

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

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

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

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蒙中國大恩

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

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

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

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谷名也師古曰逆受迎而受之

單

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師古

曰不免其罪

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迺造設四條

師古曰更新爲

此制也

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

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

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

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

師古曰與璽書同一函而封之

付單于令奉

行因收故宣帝所爲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

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

師古曰風讀曰風

宜上書

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

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

名曰知莽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白太后遣使者荅諭厚賞

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

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

師古曰故時常稅是以求之

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

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
烏桓酋豪縛到懸之酋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
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
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
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
去師古曰毆與驅同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

烏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
留不遣師古曰受其皮布而留人不遣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

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師古曰颯音立

多贖金帛重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

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壘恭更曰新匈奴單

于章

師古曰新者恭自係其國號

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紱

師古曰紱者印之組也音弗

詔令上故印紱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
紱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
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
廬單于欲前爲壽五威將曰故印紱當以時上單
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
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著
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
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

師古曰鄉讀曰

嚮幾音
鉅依反

如今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

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推破故

印以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

師古曰與讀曰豫

饒燕士

果悍

師古曰果決也悍勇也音胡幹反

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

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壘不言章

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即去壘加新

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

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爲破壞單于宜承天

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

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

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

桓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

師古曰謂前驅略得婦女弱小贖之不還者

將率

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

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決

以聞詔報從塞外還之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

距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覺由

是生重以印文改易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故怨恨迺遣右大且

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

爲名

師古曰陽言云護送烏桓人衆實來爲寇

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

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

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衆二千餘人毆畜

產舉國亡降匈奴

師古曰毆與驅同舉其一國之人皆亡降也

單于受之狐

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

師古曰後成車師小國名

也長其長帥也

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史陳

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候任商等見西域頗背

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

共殺戊己校尉刀護

師古曰刀音紹

遣人與匈奴南犁汗王

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

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

奴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別置
零吾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
單于所數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
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
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將
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
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
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爲孝單于賜安車鼓車
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師古曰戲戟有旗之
戟也戲音許且反又
麾音拜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

莽封苞爲宣威公拜爲虎牙將軍封級爲揚威公
拜爲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
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
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
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
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
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
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
富欲立威迺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
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

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師古

日逐之遣入丁令地今音零

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

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

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

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

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

戎狄之侵辟猶蠱蟲之螫毆之而已

師古曰蠱古蚊字也蟲音盲蠱音武

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

齎輕糧深入遠戍

師古曰約少也少齎衣裝

雖有克獲之功胡輒

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

師古曰罷讀曰疲耗損也創音初向反艾讀曰又次下亦同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

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師古

曰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

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

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

南取江淮然後乃備師古曰援引也音爰計其道里一年尚未

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

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

屬此二難也師古曰調發也音徒鈞反屬音之欲反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糧

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曰齎食加二十斛重

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

日牛必物故且盡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

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

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其風多齎輔餽薪炭

重不可勝

師古曰輔古釜字也餽釜之大口者也餽音富

食糒飲水以歷四時

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

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

師古

曰重直用反其下亦同

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

虜又累輜重

師古曰累音力瑞反

如遇險阻銜尾相隨

師古曰銜馬銜也尾

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

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

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

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

師古曰請率見到之兵且

以擊手虜

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

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

單于更以爲於栗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

莽以登代助爲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

師古曰厭音一涉反

震

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爲邊寇

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毆畜產去甚衆

師古曰毆與驅同

捕得

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子角數爲寇兩將以

間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

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

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搆難

師古曰撓攪也音火高反

邊民死

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

師古曰罷讀曰

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

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

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

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爲莽所

拜故遂越輿而立咸爲烏累若鞮單于

師古曰累音力追反

烏累單于咸立以弟輿爲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

蘇屠胡本爲左賢王以弟屠耆闕氏子盧渾爲右

賢王

師古曰渾音胡良反

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以爲

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
次當爲單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以爲護于
欲傳以國咸怨烏珠留單于貶賤已號不欲傳國
及立貶護于爲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
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

師古曰武猛
縣名制虜塞

在其
界

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歙者王昭君

兄子也

師古曰
歙音翕

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歙歙弟騎都尉

展德侯颯使匈奴

師古曰
颯音立

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

繒帛紿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

收四人及手殺校尉乃護賊芝之音妻子以下二十

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

送歎颯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

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

依此作刑名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莽依此作刑名也師古曰易離卦九四爻辭也

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

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

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

師古曰入爲寇而虜掠

使者問單于輒

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爲寇入塞譬如中國

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

有二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歎與五威將王咸

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厨唯姑夕王因奉歸

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常車劉德

曰縣易車也舊司農出錢市車縣次易牛也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

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

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

侯當爲後安公當子男奢爲後安侯單于貪莽金

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歎又以陳良等購金

付云當令自差與之師古曰差其次第多少十二月還入塞莽大

喜賜歛錢二百萬悉封黠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

五年死弟左賢王興立爲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

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

謚帝爲孝慕之故皆爲若鞮呼都而尸單于輿旣

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戶居次子

醢犢王

師古曰
犢音讀

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

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以兵迫脅將至長

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

爲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

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

莽以其庶女陸逮任妻後安公奢

李奇曰陸逮邑也莽
改公主曰任奢卒爲

侯莽以女妻之故進爵爲
公師古曰逮音錄任音壬

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爲欲出兵

立之者

師古曰言爲
此計意不止

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

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

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

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與驕謂遵颯曰匈奴本

與漢爲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間之時也孝宣皇

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

爲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今天下

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

我遵與相掌距師古曰掌謂支柱也單于終持此言其

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賛曰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虞書舜曲載舜命臯陶作士之言也猾亂也夏謂中夏諸國也

詩稱戎狄是膺

師古曰魯頌閼宮之詩美僖公與師與齊桓討難膺當也

春秋有道守

在四夷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成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德及遠

久矣夷

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

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

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

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

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

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

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

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

有卑下而承事之矣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有威服而臣畜之矣

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

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

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以救安邊境孝

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

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

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

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鞬馬從

六郡良家材力之士

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其安定天水西河武帝所置耳

本其土地而追言也

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

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

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

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

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師古曰此說謂勸諭獨可說以厚

利結之於天耳師古曰此說讀曰悅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師古

曰沒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師古

曰累音力端反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柰

殺愛子何師古曰展轉爲移動其心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

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晉灼曰堅城固守不勝遣貞士爲和

親之約也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師古

前漢書卷之十四
日咽吞也哺謂所食在口者也咽音宴哺音捕

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

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

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

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

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

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其桀驁尚如斯

師古曰桀與傲同

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

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

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

師古曰襲重也重疊爲其事

夫邊

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

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

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

馬之不窺不已過乎

師古曰幾讀曰異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

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

師古曰直當也

因其壞亂幾亡

之阨

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

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

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

晏閑牛馬布野

師古曰晏晚也

三世無犬吠之警菽粟亡干

戈之役

師古曰菽古黎字

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

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

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

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

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遁字

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

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

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音妹侵

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

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

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

經遠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

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中音竹仲反分九

州列五服

師古曰九州五服解並在前

物土貢制外內

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

物而貢之也制外內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

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執異

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

師古曰春秋成十五年諸侯會吳于鍾離公羊傳曰

曷爲殊會吳外也曷爲外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也

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

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

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

師古曰辟讀曰僻

逐草

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

師古曰雍讀曰壅

天地

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

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

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

前漢傳卷之十四
而不內踈而不戚

師古曰戚近也

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

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

師古曰懲謂使其創又

其

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驕靡不絕使曲在彼

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匈奴傳卷第六十四下